

中国当代美术家

牦牛 · 骆驼 · 雄鹰

何 溶 张宝树 主编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陕)新登字003号

责任编辑 范茂震

封面设计 储小平

封面肖像 孙振廷

中国当代美术家

牦牛·骆驼·雄鹰

何 溶 张宝树 主编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2印张 250千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68-0304-4

J·267 定价: 6.80元

出版说明

《中国当代美术家》是文学性传略，它所反映的是画家生平的片断，并非全貌。出版这套丛书，旨在使读者了解自己时代的美术家其人其事。编者的初衷是，集画坛轶闻故事于此书，以补正史之遗阙。

丛书第一卷业已问世，其价值与失误，有待美术界的前辈、朋友和广大读者作出点评，以期使丛书逐步完善。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代序

范茂震

近代美学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人们在美感经验中的心理活动是什么？这一问题，对探讨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来说，尤为重要。对此，现代美术史家也十分重视，他们把更多的篇幅，用在叙述艺术家构思的审美意念上，而不是把各个时代的作品简单地分类罗列，平铺直叙地阐释。艺术品的编年史，已不能满足读者日益扩大的视野，不能满足他们不断提高的审美要求。因此，深入描写艺术家创作时的心理历程，艺术家的特殊个性及其成长的传记，有助读者从美的直觉性和文化性两个方面与艺术品发生共鸣。人们会发现，那作品并非只是自然的造化，而更是艺术家天才的结晶。

由当代作家来写当代画家，真切而生动，比起由回忆录、书信等文献缀合的评传来说，更有价值。同时代人，面对同一人生，在心灵的息息相通中，品尝着相似的甘甜和苦涩。如此，在传记的字里行间，读者也可感受到，作家内心的波澜。作家描写画家，不同于画家作肖像画，虽然双方可从不同方位去取舍，表现出对象的性格特征。但是，画家所摄取的是瞬息即逝的美，用色彩或线条表达画家内心的感受，并使之定格永驻；作家则用语言跨越时空的分野，对画家作全人格的刻画，即使是几个生活侧面，也是珍贵的史料，而一篇出色的传记，还是有价值的艺术品。

何溶与张宝树同志花费了两年时间，精心征集、编辑了第一卷当代画家小传。在十多篇传记中，不难看出他们与作者倾注的热忱

和巨大劳动。本书入传的画家，有的年逾古稀，成就卓荦；有的初出茅庐，如日方升。画家们的历程映照时代的光辉，这是个具有开拓性、探索性的伟大时代，她的起伏跌宕的浪潮，密切关联着画家的成长。传记中的趣闻轶事，深深烙有历史的印记，也充分显示了画家的鲜明个性；有些画家坎坷的经历，不禁令人击掌慨叹。传记也揭示了画家的创作心态，他们的审美意念与创造的激情，交织出绝妙的作品。画家在艰苦的创作中，追求着人生与艺术的真谛，无论是成功或失败，困顿或喜悦，都不能改变他们所共有的特质——热爱生活。这一切，无疑会使后来者获益匪浅。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新波逐旧波。”当今中国画坛，处在人才辈出的时期，不同年龄的画家，步步相随，不断交替、超越；不同的风格、流派，纷呈争妍，汇合成百花璀璨的大花园，使我国艺术放射出从未有过的异彩，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中国当代美术家》丛书，正是这百花园中采集的花束，我们祝愿她，永不凋谢，伴随着时代的步伐，以其蕴含的真理之光，激励着青年学子，走向成才之路，登上艺术的殿堂。



目 录

代 序	范茂震 (1)
牦牛·骆驼·雄鹰	周文斌 (1)
石 鲁	和 谷 (48)
线条·哲理性的思维	成莫愁 (88)
美的追求者	柯 岩 (111)
刘继卣传记片断	曹世钦 (142)
亚明其人	邓莺莺 (172)
艰难的跋涉	松 亭 (188)
画坛魔女肖惠祥	叶 梦 (226)
在沃土中播种挚爱的人	云 帆 (244)
净 土	马丽华 (282)
富有诗情的画家王怀骐	韩晓春 (304)
奇人·怪人和野人	陆印泉 (319)
泥土孕育的生命	马宝珠 (350)



牦牛·骆驼·雄鹰

周文斌

生活是一个
充满鱼群的大海。
我撒下网儿
再用力拉

——兰斯顿·休斯

牦牛奔驰在草原，骆驼跋涉于沙漠，雄鹰搏击于长空……大自然以其特有的理性，构筑了一个和谐欢乐、完美无缺的世界。

人类既处于这个世界之中，又似乎游离于这个世界之外。科学家孜孜以求，力图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文学家纵横笔墨，倾注着炽热的感情，享受着大自然的赐予；美术家则以深沉的眼光，注视着瞬息万变的乾坤，搜寻着蕴含于天地之间的瑰丽、生机、激情、力量和善良。于是，山水、人物、花草、树木、牦牛、骆驼、鹰鹭、鱼虫悉入画卷。一个理性的世界，经过彩笔的渲染，变得更加灵性跃然、美不胜收了。

自然界的真善美需要有真善美的灵魂去挖掘，去观察，去体验，去深化。

这就是美术家的灵魂！画幅的后面，正掩藏着他们的艰辛与欢乐，奋斗与牺牲，热情与智慧，理想与追求……

(一)

1988年2月25日，春节刚刚过去了一个星期，寒冷的空气中还饱含着鞭炮的火药味。人们的脸上带着笑容，开始了新的一年的拼搏。

夜深了，北京西郊华侨公寓的院落里显得异常安静。年已八十的著名画家吴作人坐在自己的画案前，目光停留在那跟随了自己几十年的文房四宝上，神情有些发呆。

这天晚上，他接受了比利时国王陛下博杜安一世授予他的王冠级荣誉勋章。这是他继1984年11月26日获得法兰西艺术文学最高勋章以后所获得的又一次国际性荣誉。

庄重、热烈的授勋仪式刚刚结束，吴先生感到全身乏力，头脑里竟如乱麻一般。八十年的漫长岁月，使他对社会，对人生，对荣誉洞若观火。他觉得，荣誉只是人身上的一件外衣，恰如博士头上的那顶博士帽。这件华丽的外衣虽然值得珍视，但更加值得珍视的却是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灵魂。没有一件像样外衣，可能遭遇冷眼，过于沉重的外衣却也会成为累赘。因此，他在比利时驻华大使弗朗斯·巴克兰特为他授勋之后，以这样的话来结束了自己的答谢：“我知道我今天的光荣，不是属于我个人，而是比利时对中国的深厚友谊和比利时人民的不尽的感情。”

话虽然已经说过，可由此激起的思绪却一时难于平静下去。回到家中的画案旁，对往事的回忆便如潮水般向他涌来。巴克兰特大使授勋时的话语，仍在他耳畔回响着：

偶然的会使青年时代想要深造油画的您来到了欧洲，来到了巨匠济济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您是在学习研究并精熟地掌握了西方绘画的形神及技法之后，返回您的根基——中国绘画上来的。我和您的朋友都认为，早就名声显赫的您，是在重新返回您的根基作

中国画之后，声望与日俱增。您被赞誉为最优秀、最伟大、最杰出的大师。您返回根基之后名扬四海，是因为最纯真的表现只能够经过提炼获得，最美妙的事物仅可以在运动中产生。您的创作使西方看到了最接近生活原型，返朴归真的最真实的艺术……

大使先生对他的艺术生涯的回顾和总结，的确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关于东西方艺术所给与他的影响的叙述，更是准确而贴切。然而，使他感到不安的是那些赞颂之辞的分量，“最优秀、最伟大、最杰出”等字眼传入他的耳际时，确实使他产生了芒刺在背之感。

如今，坐在画案前的吴作人，虽然思绪已经冷静多了，但一想到那些评价，仍旧茫然不知所措。

他的眼光下意识地落在自己所绘制的牦牛画盘上，久久地陷入了沉思之中。他的脑子里忽然涌起了一个奇怪的想法：这不是一幅牦牛画，而是一篇自传，一帧自画像……你看，那奋蹄疾奔的顽强，那所向无敌的气概，那朴实而善良的风度，那永无止境的向往，难道不足以使自己把它们引为同类么！“优秀、伟大、杰出”等形容词似乎同它们无缘，它们的一生只有奋斗，永不停息的奋斗！

(二)

在朦胧的思绪中，他眼前突然出现了熙攘的人群。声声气笛在耳边震响着，一艘法国客船“阿托斯二号”就停靠在咫尺之间的码头，南国艺术学院的同窗好友吕霞光正站在自己身旁。我国著名戏剧家田汉和他的弟弟田洪还有张谔、金焰向他们走了过来，脸上都有一种离别的哀愁。

田汉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前一班船，我们刚刚送走了星海，这一班船又要送走你们。”田汉以怆然的眼光扫遍吴作人和吕霞光的身上说：“不知什么时候，不知会是谁，再来送别我们了。”……

这是五十八年前发生在上海外滩码头上的一幕往事了。如今重

现眼前的时候，苦涩中竟有一丝甜蜜。吴作人教授轻轻地闭上双眼，让思想的野马继续奔腾。

那是1930年4月，他和吕霞光相约赴巴黎留学，没想到他们的老师，南国艺术学院院长田汉竟然特意赶来送行。

他们经过三十多天的海上航行，一路饱览了西贡、新加坡、哥伦坡、孟买、吉布提、亚丁等地的风光，终于在五月抵达马赛，当即就乘夜车，翌晨到达了巴黎。

在巴黎，吴作人遇到了张宗禹。他们都是徐悲鸿的学生，并且有相似的命运，因而确有“他乡遇故友”之感。吴作人告诉了张宗禹，他希望投考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张宗禹则把入学手续向他作了一番介绍：首先要由自己选中一名教授，然后给这教授送上一批自己的素描画稿，经教授审阅满意以后，方可由教授签字批准入学。

这有些使吴作人感到为难。他出国时只带了几张石膏像的素描，不仅数量不够，而且在质量上也未能真正显示自己的水平。于是，他不得不把报考时间推到秋季，准备用几个月时间先到著名的罗浮宫去画一批素描习作。

位于赛纳河畔的罗浮宫，不仅因历代君王的宫殿建筑闻名于世，更主要的是以宫内难以胜数的艺术珍宝享誉全球。

吴作人一踏入这座艺术圣殿，就真正体会到了眼花缭乱、美不胜收的感觉。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德拉克洛瓦的《希阿岛的大屠杀》、捷利科的《美杜莎之筏》、大卫的《拿破仑加冕典礼》、瓦坨的《赴希阿岛朝圣》、勒南的《农家餐》、凡·高的《伽歇像》等世界名画，虽然他早已闻名，或从书刊中得以目睹，然而真正见到了原作，那感觉，那激情就大不一样了。这些出自艺术大师们之手的作品，就像磁石般地吸引着他，使他驻足流连，不忍离去。从此，他每天从房东太太供应的早点中省下一个面包和奶油，带入罗浮宫内，以维持他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的写生。

从罗浮宫出来，稍事休息，然后到大学生城的食堂花上两法郎买一盘土豆作为晚餐，接着就跨过赛纳河，到大茅屋画院去画人体

速写。

就这样过了三个月半饥半饱的日子，罗浮宫的许多希腊、罗马雕像及陶瓷艺术品都进入了他的画幅之中。一批人体模特儿速写也逐渐积累起来了。眼看报考的日子已经临近，他却突然病倒了。

房东老太太请了一位中国留学生来为他看病，又特为他送来了半只烤鸡。

果然，当这半只鸡下肚以后，吴作人便觉全身轻松了许多，站起来也不再发晕了。于是，他拿起纸张和铅笔，很快构思了一张构思新颖的素描：一条洁白的餐巾斜挂在椅子背上。画面上，还有一行法文：“Aujourd’ hui, je suis guéri”（今天，我的病好了）。

第二天，当房东老太太见到这幅画时，她会意地笑了，而笑眯眯的眼角上却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

不久，张宗禹来到了吴作人的寓所，见他身体仍旧十分虚弱，便主动带走他的习作，帮他到高等美术学院报了名。第二天，他便接到了著名画家西蒙教授签发的录取通知书。

（三）

吴作人于9月下旬进入西蒙教授的油画工作室。10月初，他突然接到中国驻比利时公使谢寿康从布鲁塞尔的来信，让他到比利时去留学。

谢寿康原为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是吴作人的老师徐悲鸿的同事。正是从徐悲鸿那里，谢寿康得知吴作人在巴黎留学的艰难，因而决心为这个颇有才华的青年人助一臂之力。没想到事情竟然这么凑巧，当时布鲁塞尔王家美术学院恰好有一个庚款助学金的名额。于是，谢寿康致信吴作人，让他不要错过时机。

此时的吴作人虽然已在巴黎找到了一个临时性工作——为一家纺织厂作计件图案设计，但终究不是生活的保证。谢寿康的来信使他喜出望外。他告别了西蒙教授，于10月11日只身赴比。

第二天，他见到了谢寿康，并由谢寿康公使陪同，拜会了著名油画家阿尔弗莱德·巴斯天教授。

遵照巴斯天教授的嘱咐，他回去清点了自己的全部习作，并于次日上午9点再次来到王家美术学院巴斯天教授的画室。

教授招呼他坐下以后，就开始浏览他带去的画稿。吴作人则像一个刚刚跨入校门的小学生，腼腆地注意着教授的脸部表情。

巴斯天那副和蔼的面容上荡起了笑意，渐渐，笑意转变成了惊喜。整个画稿尚未看完，教授突然对画室的学生们挥起粗大的胳膊，喊道：“孩子们，放下你们的画笔，快来看这位中国学生的作业吧！他的画，将来会成为你们的榜样的。”

五六十名不同国籍的学生围了过来，啧啧称赞声响成一片。

就这样，吴作人顺利地进入了巴斯天教授画室的高级班，并由教授签字举荐，获得了庚款助学金。

巴斯天教授身材魁梧，心胸豁达，具有一个艺术家的天然气质。他是弗拉芒画派写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同时也吸收了浪漫派和印象派前期的许多优点，开创了都德根姆学派的画风。他对学生也要求极严，容不得马虎、懈怠的作风，而对吴作人却常常投来赞许、喜悦的目光。

第一学年过去了，吴作人学完了全部必修课，并由于考试成绩优异，而获得了油画专业课评奖考试的资格。

这次评奖考试的时间为两周，而吴作人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完成了一幅人体画。这幅出自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笔下的人体油画，竟在王家美术学院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它以全校第一名的评赛结果，使它的作者获得了金奖奖章和桂冠生的荣誉。尤其出乎意料的是，他还由此得到了一间个人画室，一切作画用品也可以由公费报销。

从此，吴作人更加成了巴斯天教授的得意门生，以致巴斯天在创作一幅战争历史题材画时，竟让他担任自己的助手。

勤奋刻苦的吴作人不满足油画的学习，除了白天在个人画室创作，继续在巴斯天画室工作以外，晚上还到德尔维尔教授主持的高级素描班去学素描。其后，他又进入了维·卢梭教授主持的雕塑晚

班。卢梭教授虽然在雕塑之前亦要求学生先画素描速写，但其作画风格却与德尔维尔教授显然不一样。德尔维尔教授要求学生按严格的明暗对比原则作画，而卢梭教授却要求学生用线条从各个不同角度去勾勒形象，不要求明暗对比的表现。

吴作人由此联想到中国绘画的那种用线条塑造形象的技法，觉得它具有简练、概括的长处。因而在以后画素描时，逐步改变了对造型的领会，强调了线条的立体感，有意识地把明暗对比压得很浅。这种以简代繁的手法，后来影响了他的一生，也成为他走向中国风格绘画道路的最初动因。

1934年下半年，巴斯天教授承包了国际博览会布鲁塞尔馆大型壁画工程，又邀吴作人为他放大样。吴作人则趁此机会，学到了很多壁画的知识 and 技巧。

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吴作人的绘画已开始逐渐显露自己的特色。目光锐利的巴斯天教授第一个感觉到了这一点。有一次，他在看过吴作人的画作以后，兴奋地说：“你的油画当然不能就是中国传统，但也不是欧洲弗拉芒学派的传统。我从你的画里，感到有你自己的东西在里面。它正在孕育着你的面貌。”

(四)

吴作人正是带着这种孕育中的艺术方向回到祖国来的。

那是1935年夏天，他收到徐悲鸿先生的来信，邀他回国任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

对于恩师的邀请，岂有不答应的道理！吴作人读完信，未及同任何人商量，就立即铺开信纸，高兴地给徐先生写了一封回信，表示愿意接受中央大学的聘任。他这样做，与其说是在接受一个当教师的职务，不如说是在报答徐先生对自己多年的培养与厚爱。

信件投进邮箱以后，一股忧郁的失落感却又偷偷地袭击了他。他来到布鲁塞尔已近五年多了，在这漫长的五年中，他的学业和个人

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里，有对他倾注过满腔心血的老师，有在事业上给过他许多支持和帮助的朋友，更有与他朝夕与共、相依为命的比利时妻子。想到即将要离别自己的师长和朋友，心境已经十分黯然；要把美丽善良的妻子带到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里去，更使他于心难忍。他的思绪在由慰藉、惆怅、乡愁和惘然的前景组成的矛盾的漩涡中挣扎着，搅起了他对于许多往事的回忆……

那是他刚刚跨进王家美术学院的时候，一道难题横亘在他的面前：学校要求学生用大画布作画，而他却囊中空空，掏不出这笔费用。他刚刚皱起眉头，巴斯天教授就把一张一千比利时法郎的购物卡送到了他的手中，和颜悦色对他说：“学校附近有一家专供绘画材料的合作社，我是它的股东之一。这张购物卡上有我的签字，你可用它去购买绘画材料和用具。”

1931年下半年，吴作人因坚持无神论而忤犯了那些持宗教偏见的人士，这些人作为报复措施，竟无理停发了他的庚款助学金。巴斯天教授得知这一消息，愤然扔下手中的画笔，脱下土红色的工作服，由他夫人驾车，直赴庚款助学金委员会，严词质问那里的负责人：“什么理由中途停发在全院大会考中获得第一名的吴作人的奖学金？”于是，他们不得不恢复吴作人助学金待遇。……

在这诸多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要算1931年初冬的一幕。那一天，他独自一人到美术馆去看王家美术学院所举办的校友画展，那里展出了他的一幅风景画。当他刚刚在自己的那幅画前驻足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比利时姑娘的面容。没有费多少思考，他就追忆到了对这个姑娘的印象。这年秋天，同样是在这个美术馆，同样是参观画展，他见到过她那一头深栗色的秀发，那顶斜戴在头顶的贝雷帽，“驾春谁似我”那双楚楚动人，碧波似的眼睛……

正当吴作人独自寻思的时候，姑娘已走近他的一幅风景画作品。她看了画，又看了看画家的名字，蓦然回眸，一个外国青年站在她身边。这位来自东方的青年抢着用彬彬有礼的语气亲切地问：

“您喜欢这幅画吗？”

“是您的作品？先生，我很少看到过有如此深厚功力的风景画！”

姑娘赞叹道。既然一开始就谈起了绘画，吴作人当然颇有兴趣，他领姑娘看了整个画展。吴作人谈吐高雅而自如，姑娘神情恬静而专注，就像一对早有深交的朋友。

这以后，他们常常约会在布鲁塞尔的一些展览馆、博物馆里。这位对各时代绘画中的神话或宗教的内容如数家珍的学识广博的年轻姑娘，给画家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他们意趣相投，不逐流俗。

那姑娘名叫李娜，父亲早逝，多病的母亲住在远离西弗拉芒省的库尔特列，李娜则住在布鲁塞尔的大姐家里。这位中年妇人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以规劝自己的妹妹为己任。

在认识了吴作人以后，李娜的生活中似乎透进了一股沁人肺腑的春风，一缕金光灿烂的阳光。爱情的种子很快在他们的心中萌动起来，以致连李娜的大姐也毫不费力地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大姐坚决反对李娜和这个东方人交往。大姐的公公曾经参加过八国联军，到过中国，对中国人怀有一种鄙视的情绪。这情绪影响了他的后代，成了大姐反对妹妹有中国人朋友的唯一理由。

没想到，姐姐对妹妹的多次规劝、阻拦，甚至威胁，都没有在妹妹身上收到预期的效果。她的唠叨和对中国人的歧视，更激起了李娜的反感。有一天，盛怒之下，李娜竟然离开了大姐家。由于心身受了沉重的刺激，引起了胃疾，千般心事，只待向吴作人倾诉，当天就在不远的地方租到供膳的房间。一位以裁缝为业的房东很喜欢这两个青年，主动提出租借给他们另一个大单元，不久后为他们做月老，终于促成了这对异国青年的结合。

婚后，李娜被王家美术学院范纳仑教授录取为素描班的学生，吴作人以他的签字去秘书处领取李娜给他当模特儿的费用。而吴作人本人则间或为人画像，有时在一家玩具厂做计件临时工作。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永远也谈论不完的话题，因而这个小家庭虽然不甚丰裕，但始终充满着和谐、欢乐，时常还有一些中外同学来访，更增添家中热烈的气氛。

如今，吴作人突然决定回国，李娜是否经受得住这个意外的冲击呢？这个消息，对这个家庭，对患有胃痉挛的李娜，将意味着什

么呢？

这些问题，虽然让吴作人感到担忧，但却又无法回避。于是，他把自己准备回国的前因后果和中国的社会环境、生活状况等，一五一十地向李娜作了介绍，以征询她的意见。

李娜不愧为是一位通情达理的女子。她理解丈夫的心情，更支持他的事业。她表示愿意同他到中国来重建自己的家庭，愿意同丈夫一起去经受任何狂风恶浪的考验。

一个看来甚为棘手的问题，在一对情侣之间就这样得到了顺利解决。他们立即行动，卖掉了家中的杂物和几幅画作，以筹备回国的路费。这时，正在德国留学的五哥吴之翰也寄来了自己工学博士论文的出版费，以资助弟弟和弟媳的归国行动。李娜又利用五天时间到库尔特列去辞别自己的母亲，吴作人则利用这段时间到英国伦敦作了短期访问。当他们按约定日子同时回到布鲁塞尔时，归国的具体日期也就定下来了。

难受的是巴斯天教授。他处在矛盾的心情中：一方面，他舍不得自己的得意门生离他而去；一方面，又不愿因为师生的感情而耽误学生的前程。临行之前，教授夫妇为这对青年人举行送别家宴，席间的气氛自然有些苍凉。临别之前，当吴作人问到老师对自己有什么嘱咐时，巴斯天教授语调沉重地说：“你现在要当教师了，需要你记住的是，教师对学生绝不可急躁；即使对最难教的学生，也要教他三年，以观后效。”

这句话，吴作人记了一辈子。

（五）

1935年7月的一天，吴作人和李娜在参观了德国和意大利的一些名城之后，一路直向南行，到了意大利南部的大港——勃另第齐，乘上威尔第伯爵号轮船，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海上的生活并不单调，天上飘动着白云，脚下翻涌着波涛，轮